

---

# 推动产业链现代化

## 闯出高质量发展新路子

刘怀德<sup>1</sup>

**【摘要】** 产业链现代化是当下政府、企业和学术界高度关注的问题，已经超越生产组织的层面，提高到关系核心竞争力、国家经济安全的高度。本文认为，产业链建设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政府发展地方经济行为得到企业利益最大化行为的积极响应并形成良性互动，因而运用博弈论的方法，分析产业链布局的基本行为及其动力机制。在产业政策受到国内外前所未有的关注、改革呼声很高的背景下，我们不能沿袭传统的产业发展方式，必须跟踪全球产业链演变趋势，树立现代治理思想，运用现代化理念和机制，既要积极主动作为，又要科学合理操作，确保产业链的稳定性和竞争力。本文可以为中国地方政府实施产业链现代化建设的政策举措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关键词】** 产业链 合作博弈 治理 机制 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 :F4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5675(2020)06-009-07

### 一、引言

2019年8月26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指出，要“打好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的攻坚战”，把产业链现代化作为一大攻坚战。2020年9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调研时指出，要着力筑牢产业基础，推动产业链现代化。<sup>[1]</sup>产业链被提到了国家大政方针的高度。

产业链是一个相对中国化的概念。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对于“产业链”使用较多，与国际提法很少的现状形成反差（尽管专业化分工本来是经济学的命题）<sup>[5]</sup>，尤其是随着多边贸易体制受到挑战、中美贸易摩擦黑云压城，产业链已经超越生产组织的层面，提高到关系核心竞争力、国家经济安全的高度。理论上的研究，一方面自信，健全的产业链让中国经济变得强大<sup>[2]</sup>，另一方面担忧，全球产业链将走向碎片化<sup>[3]</sup>，再一方面呼吁，要提升自身产业链水平<sup>[4]</sup>。国际上，美国特朗普政府谋求制造业回归，对中国核心技术进行封锁，新冠疫情后各国出现产业链断裂、关键产品不能满足人们需求的危急状态。谋求供应链多元化，如日本政府通过政策指导、财政补贴等措施，推进全球产业链多元化布局，有的产业链从中国布局到其他国家甚至调回本土。将产业链引入到区域发展，是近些年产业理论研究的热点，并越来越受到地方政府实践层面的重视，并成为各地普遍使用的招数。随着“双循环”发展格局的深化，地区产业链建设势必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已有的研究表明，第一，地方政府承担着地方产业链的关键驱动者角色，类似全球购买者作为全球生产和分销体系中关键驱动者的角色，他们努力研究并引导产品的生产活动流程，进行强链、补链、延链等主导或者服务活动。第二，产业链使企业进入一个生产网络，退出成本更高，可能降低企业的“套利”倾向，有利于形成一种集群自组织、自增强的局面。第三，产业链运行需要资源、市场、技术、协调等关键要素，政府从利益分配、风险共担、合作信用、沟通联系等方面进行协调，与各方主体共同发力，有利于实现产业链正常运行，这正是我国有为政府的应有之义，但也要避免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则的行为。运用博弈分析方法，以湖南等地推进产业链建设为素材，可以对地区产业链建设过程的重点问题进行辨识和探讨。

---

**作者简介：**刘怀德，湖南省长株潭两型服务中心副主任，经济学博士、教授，湖南长沙，410011。

## 二、产业链建设研究的设计与行为分析

产业链建设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政府与企业行为的互动,这时,政府发展地方经济的行为得到企业利益最大化行为的积极响应并良性互动,存在建设什么、如何建设的行为选择。

### （一）基本框架

如果地方政府要承担发展本地经济的责任,需要发展产业,而处在不同发展水平和阶段的地方,其政府的选项不同,如沿海发达地区,更多考虑国际产业竞争,在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中立于不败之地,可用的手段更多;内陆省份,由于更多的省份处于相近水平,国内地区间竞争更加激烈,而且面临与东南亚、拉美国家的同类竞争,获得企业青睐、获取产业链落地,就是其工作取向和重点。一个实力强大而决策权集中的企业,拥有拳头产品和众多产品和服务配套要求,产业链条长,产业布局的灵活性高,具有足够的动力来与不同地区的政府讨价还价,以获取足够多的利益。如果设计一个图谱,将极高布局灵活性的企业在一端,如特斯拉、富士康、阿里巴巴、格力空调,而在另一端的是实力弱小的中小企业,缺少产业链布局的灵活性,在与地方政府谈判时没有多少势力。同样,就地方政府而言,拥有高度的人才、土地、交通、税收减免和资金扶持优势在一端,劣势明显的在另一端,产业链选择上的灵活性由高到低递减。两个主体通过动态博弈,达到产业链布局的均衡(图1)。

| 企业   | 地方政府    |          |
|------|---------|----------|
|      | 资源优势强   | 资源优势弱    |
| 实力强大 | I: 相互增强 | II: 套利   |
| 实力弱小 | III: 集群 | IV: 相互扶持 |

图1 四种类型的产业链布局

尽管这是一个高度简化和抽象的描述,仍可以辨识到产业链布局的基本行为及其动力机制。强势的政府与强大的企业开展合作(单元I),形成马太效应,使地方发展、企业发展相得益彰。强势的地方政府与弱小的企业开展合作(单元III),政府更关注的可能是该企业进入龙头企业牵引的产业链、形成产业集群,这样的企业往往是“小巨人”或者具有高成长性的“瞪羚企业”,对于补链强链或者未来产业发展具有独特价值。强大的企业与弱势的地方政府开展合作(单元II),地方政府着眼未来、不惜代价地招大引强,但是除非该地拥有独特的、暂时没有被足够识别的资源,一般的情况是“掠夺性”的企业与“忍辱负重”的政府组合,企业获取一定时期的政策优惠后往往选择离开,或者政府做了不可信的承诺,因而是一种不稳定的均衡。弱势的地方政府与弱小的企业合作(单元IV),弱小的企业在发达地区找不到位置,只能到发展条件不太好的地区落地,获得更好的地方政府服务,这样的企业往往面向本土市场,或者主要使用本地化资源,规模不大,产品有一定的独特性,能弥补人才、运输等外部环境的不足,这将在一定的时期内比较稳定的均衡,但这种均衡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如本土企业家因素。

### （二）重点产业选择

在全球竞争的情况下,对企业是产业的空间布局问题,对地方是产业选择获取问题。进入工业化中期以后,在产业发展上,可以采取的战略更具有层次化和丰富感,尤其是产业选择,一方面,需求导向,既要瞄准日益扩大的国内需求,也要继续追求国际需求;另一方面,竞争力导向,面对国际和国内厂商激烈的竞争,必须依托已有的优势并努力扩大优势,积极引大引强。

2017年9月,湖南省委、省政府出台文件,围绕制造强省建设重点产业领域,规划和实施20个工业新兴优势产业链(表1),目标是打造一批在全国有地位的产业集群、产业高地、领军企业和核心品牌。由于湖南具有较强的科教优势,相对于中西部省份,产业链选择的灵活性较强,有三个特点,一是瞄准已有优势、特色产业,包括工程机械、电子信息、轨道交通、新材料,同时,

布局人工智能、3D 等未来产业。涵盖三大领域，第一，优势领域，打造一批世界级产业集群，如湖南先进轨道交通装备、工程机械已经是中国制造走向世界的亮丽名片，对标国际巨头，列出短板清单，强力集中突破；第二，新兴产业，瞄准全球前沿，发展出自主可控计算机及信息安全等一批优势产业。如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芯片、麒麟操作系统等，中车时代 IGBT，硬质合金，具备这个条件。第三，传统产业，通过新产品新技术新流程，对化工、陶瓷、中药、农机等传统产业链条进行改造提质。

表 1 湖南工业 20 个新兴优势产业链

| 序号 | 链条名称             | 重点基地（园区）                                     |
|----|------------------|----------------------------------------------|
| 1  | 先进轨道交通装备（含磁浮）产业链 | 株洲高新区，轨道交通产业基地（园）                            |
| 2  | 工程机械产业链          | 长沙经开区·工程机械产业基地                               |
| 3  | 新型轻合金产业链         | 长沙高新区·新材料产业基地                                |
| 4  | 化工新材料产业链         | 岳阳绿色化工园·新材料产业基地                              |
| 5  | 碳基材料产业链          | 长沙高新区·新材料产业基地                                |
| 6  | 显示功能材料产业链        | 长沙经开区，浏阳河经开区·新一代电子信息产业基地（园）                  |
| 7  | 先进陶瓷材料产业链        | 醴陵经开区，新化县电子陶瓷工业园                             |
| 8  | 先进硬质材料产业链        | 长沙高新区·新材料产业基地，荷塘工业集中区·新材料产业基地（园）             |
| 9  | 先进储能材料及电动汽车产业链   | 宁乡高新区、宁乡经开区、长沙高新区·新材料产业基地，雨花经开区·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基地 |
| 10 | 新能源装备产业链         | 长沙高新区、湘潭高新区·新能源装备产业基地                        |
| 11 | IGBT 大功率器件产业链    | 株洲高新区·轨道交通产业基地（园）                            |
| 12 | 人工智能机及传感器产业链     | 长沙高新区                                        |
| 13 | 自主可控计算机及信息安全产业链  | 长沙高新区、株洲高新区                                  |
| 14 | 航空航天（含北斗）产业链     | 株洲高新区·航空航天装备产业基地                             |
| 15 | 基因技术及应用产业链       | 长沙经开区、长沙高新区、浏阳经开区·生物医药产业基地（园）                |
| 16 | 中药产业链            | 浏阳经开区·生物医药产业基地（园）                            |
| 17 | 空气治理技术及应用产业链     | 长沙经开区、浏阳经开区、长沙高新区·节能环保产业基地（园）                |
| 18 | 装配式建筑产业链         | 长沙高新区·节能环保产业基地（园）                            |
| 19 | 3D 打印及机器人产业链     | 长沙高新区、雨花经开区·机器人特色产业基地（园）                     |
| 20 | 农业机械产业链          | 双峰经开区·农业机械产业基地                               |

二是重视发挥已有大企业的作用。湖南毕竟是中部地区、工业化进程相对滞后的省份，本土企业的竞争力不够强，可以扩散的产业链不够多或不够长，在推进工业化的举措中可以走做大本土企业与引进大企业并举的道路。据对东亚企业集团的分析，发达经济体的企业群更大，如日本企业集团拥有很多的企业，六大市场集团中每一个平均拥有 112 个以上的企业，十大独立的工业集团平均拥有 33 个企业，韩国大企业联合体平均有 11 个企业<sup>[9]</sup>，集群化特征很明显。湖南还没有强大的企业集团，引进企业集团的可能性也很小。所以，比较现实的做法，是努力让现有的大企业发挥龙头作用，伺机引进强大项目，形成优势产业集群。

三是以产业园区为载体，尤其重视发挥国家级开发区的优势，以集中形成有优势的产业生态圈。湖南省的 20 条产业链，只有 2 个不是依托在国家级开发区。

### （三）政策和行为

地方推进产业链建设,其政策工具往往是执行层面的,企业在选择其产业布局时,可以在全国统一的层面上,再列出与地方政府谈判的问题清单,地方政府从最大可满足企业需要的程度进行谈判。当前企业一个比较普遍的方式是轻资产运作,包括厂房、设备等投资都尽可能降低,以提高其灵活性。由于地方层面对资金的调控力度不强,内地的可用财力也有限,更多的是从降低交易成本、优化营商环境的角度着力,另外一个可靠抓手是土地供给规模及成本。

1. 竞相形成马歇尔的“产业空气”。湖南省出台专门文件,并部署“产业项目建设年”和“五个 100”(100 个重大产业项目、100 个重大科技创新项目、100 个重大产品创新项目,引进 100 个 500 强企业、100 位科技创新人才)活动,省主要领导带队到各地开现场会,每个省领导联系一个链,实行“一条产业链、一名省领导、一套工作机制”,既传递压力,又给予指导,还解决具体问题。如书记联系自主可控计算机及信息安全产业链,省长联系航空航天(含北斗)等产业链。各市都出台相应措施,确定了工业新兴及优势产业链,有的市对每条产业链由一位市领导担任“链长”,在每个产业链最集中的园区设立办公室,从市直机关、区县(市)、园区抽调了干部专职从事产业链工作。各季度召开市产业链推进会进行调度。通过一系列行政安排,对外发出强有力的重产亲商信号,对内在本地区形成产业大发展的氛围,使企业受到特殊的重视,强化各级各部门为产业链服务的意识。

2. 给予有竞争力的支持政策,重点是生产要素的支持。土地及基础设施,湖南省把园区作为集聚产业的主阵地,实施园区“135”工程,即立足省级以上园区,重点扶持 100 个布局合理、优势突出的创新创业园区,新建 3000 万平方米以上统一规划、功能配套的标准厂房,引进 5000 家以上创新创业企业,已完成培育创新创业园 126 家,建成各类标准厂房 3833 万平方米,引进创新创业型企业 6038 家。人才,湖南省委组织部、省工信厅出台加强新兴优势产业链人才队伍建设的措施,针对产业链企业和人才集中反映的人才激励力度、待遇水平等方面的问题,提出六方面具体举措,如对新创建的国家、省级制造业创新中心给予科研团队奖励,长沙等市也出台有影响的“人才新政”。技术创新,依托长株潭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创新链,建立产业链国家及区域、企业多层次创新中心、工业设计中心、产学研用联盟和协同创新公共服务平台。资金,省级设立新兴产业投资基金、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等政府投资引导基金,以及制造强省(原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新型工业化专项)、创新型省份建设、金融发展等专项资金,对接国家工业转型升级基金、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基金等基金。

3. 打通瓶颈制约,解决“行政失灵”和“市场失灵”问题。通过自上而下的行政工作推动,着力解决政府效率低下的问题,帮助打通因为市场化滞后而存在的问题,建立产业链生态,优化营商环境,提高整体运行效能。湖南省、上海市等编制产业地图,推行产业链招商,补齐生产、物流等链条短板;实行产业链服务,围绕龙头企业和产业链,建设产业联盟、创新联盟、技术联盟,发挥高校和科研院所的支撑作用,长三角地区建设 G60 科创走廊,合力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京津冀加强产业转移承接平台建设,构造“4+N”产业合作。与金融机构、企业合作,发展产业链金融,搭建产融信息对接服务平台,加强银企对接和金融服务,组织产业链企业股权融资撮合对接会,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如湖南省长沙市建立“链长牵总、盟长搭台、校长支撑、行长帮扶”“四长联动”工作机制,推出“柳枝行动”,在北京、深圳等地设立孵化器站点,对接科技创新资源,企业孵化成功后引进回湖南;株洲云龙产业新城、湘潭雨湖产业新城与华夏幸福公司合作,委托进行园区开发建设运营及产业招商,回报机制为园区增量财政收入的分成。

## 三、产业链建设的绩效分析

从各地建设产业链的情况看,这已经成为一项普遍性工作,并取得很多积极的直接效果和间接效果。

一是营造了积极的产业发展生态。一段时间,一些地区和企业热衷于经营城市,特别是受经济结构调整的影响,产业发展的难度更大,一些制造业包括湖南省的工程机械产业及其龙头企业面对不少困难,热衷于房地产业、调转船头搞其他产业的现象比较突出。将产业链建设与产业生态链建设结合起来,旗帜鲜明地抓产业链、发展产业集群,高位推广产业链、产业集群理念,将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地方具体化,形成浓厚的“产业空气”。

二是整体推动了产品、产业和价值链、供应链从中低端向中高端的提升。此前湖南的一些产业处在价值链低端,出现了结构性产能过剩,通过产业链建设,使低端产业向中高端发展,尤其在技术瓶颈和规模上得到突破,既形成了像工程机械、轨道交通这样的巨型产业,如随着市场回暖以及引进数字液压应用、自动化装备完善产业链,2019年以来工程机械产业获得了大幅度提升;也聚集形成了一批特色产业群体,如随着打火机产业向内地转移,邵阳市邵东县通过聚集、整合、升级,现有企业20余家,拥有专利100多项,产值100多亿,一次性打火机占全球市场的70%。娄底市双峰县的农机,起源于1950年代成立的3个国营农机具厂,目前有收割机、旋耕机等60多种产品300多个型号,部分细分产品占全国的2/3以上。

三是促进了一批新兴产业集群发展。在煤炭、冶金、造纸等传统行业落后产能逐步出清的情况下,有力地加快了新旧动能转化,2019年湖南省的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14.1%,而六大高耗能行业增加值增长5.4%,增加值占规模工业的比重继续下降。新能源汽车增长1.48倍,太阳能电池增长1.26倍,建筑用工程机械增长27.1%,光纤增长16%,工业机器人增长12.6%。而水泥增长2.6%,十种有色金属下降0.6%,硫酸下降0.7%。比如,湖南省建设磁浮交通产业链,磁浮交通所需要的1万余个零部件,通过整合国防科技大学的研发、中车株洲的制造、长沙高铁站到机场线路建设(类似美国政府采购对半导体业、计算机业早期发展的决定性影响)、长沙地铁运营等资源,打通磁浮装备制造、设计咨询、售后、人才培养等全产业链,成为国际磁浮产业化基地,长株潭地区也是世界轨道交通配套最完善、最集中的区域。

尽管很多研究认为,地方政府在产业链建设上不宜过度介入,但是笔者研究认为,地方政府作为关键驱动者,推进产业链建设和产业集群发展,除了以上一般意义上的发展效果外,还有对传统经济工作在理念、方式上的变革创新:第一,通过自上而下的组织化推动产业链建设,可以使各级地方政府在发展实体经济、推进产业发展上,有了更加明确的定位和导向,绩效评价有了更实在的对象及标准,政企同向、政产同频,也不再是政府画圈、企业填空。第二,可以使政府经济工作更加精准有效。无论招商引资还是政务服务、金融促进等更具有针对性,也降低地方财政风险。人们越来越认识到,那种喊口号的“大呼隆”时代已经过去,传统拼感情、拼优惠、拼表态的“打法”已经过时,要求政府靶向服务,进入产业甚至企业内部,分析产业链的上下游及其特点、差距不足,使政策和工作尽可能满足企业降成本、提效率的内在需要,在“精准度”“精细化”上下功夫。第三,使链上主机企业因地方产业链建设获得“租金”,即高于非产业链建设的竞争力,包括盈利能力、消费者捕获力等,增强企业的竞争力。

产业链建设非一日之功,相关工作也不是全新的开始。回顾这些年各地产业发展,从产业链建设的视角看,龙头企业与链上企业、其他服务组织的合作是根本性的,政府要做好支持、帮助和促进,但无法取代企业的主体主动作为。比如湖南的工程机械,虽然长沙已有4家企业进入国内工程机械10强,但还没有一家落户湖南的国外工程机械主机企业,本地配套主要是结构件、外协件等初级产品,液压件、传感器、控制器等核心部件仍然依赖进口或从省外采购。对于中西部地区特别是非省会城市,构建本地产业链面临诸多客观条件的制约,如果地方勉为其难地努力,就会事倍功半,留下很多后遗症,特别是地方债务风险累积。同时,产业园区作为产业链建设的主阵地、专业性作用仍不够强,党政领导在项目引进、政策支持、服务环境等方面的作用更加突出,体制改革特别是园区体制改革的步伐仍需加快。当然,产业链条应保持一定弹性,既保持空间上的集聚,获得因产业本地化联系加强而带来的外部经济和集体效率,帮助企业进入以创新、质量和市场应变能力等“高级优势”为基础的高端竞争轨道<sup>[6]</sup>,又保持一定程度的开放性,发展经济带、经济区,拓宽本地化范围,吸取产业链必需的外部资源,实现更大的规模经济、范围经济。

地方党委、政府积极抓产业链建设,不同程度地面临一些问题,其中有的是政府经济工作长期存在的问题,有的是产业链工作的特殊问题。有几个方面值得重视并解决:

第一,行政力量的强弱问题。地方政府强力介入产业运行,影响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导致地区间分工破损、资源配置效率降低。比如,湖南尽管要求园区围绕“两主一特”“一主一特”,做大做强优势产业链,但仍很难差异化精准定位,各地重复

---

的链条还是比较多,比如长株潭三市均有 10 个左右的园区,全省布局 20 个产业链,跨市的 4 个,经各市细化落实,长沙 22、株洲 15、湘潭 13 条,汽车、新能源装备、电子信息、人工智能、装备式建筑、生物医药,三市均有。这种情况全国很常见,因为谁都不想错过这个风口。相对于以某个城市为载体建设产业链,以城市群甚至都市圈为载体更加合理,链接成本与效率更加协调。在新冠疫情发生后,预计全球产业将呈现区域化集聚与短链式跨区布局并存的现象,任何一个地方、园区都要树立开放思维,各扬其长,尤其要打破单个城市建产业链的思维,主动推进以城市群、都市圈为载体的产业链、创新链融合,如果都以狭小的行政区划为界线画地为牢,致力于形成产业“孤岛”和闭环,一群短板组合成“木桶”,最终损害的是产业竞争力,也势必无法持久。

第二,地区间竞争的负面效应。面对激烈的地区间竞争、强势的资本及其“用脚投票”的威慑,地方政府特别是欠发达地区政府谈判的势力不够大,从而优惠政策泛滥,土地、资金等资源被粗放使用,企业受短期利益驱使,地方政府做出超出自身承受范围的支持政策承诺,导致企业生产布局并不利于产业链的形成,企业生产体系分割,园区低强度开发,地方政府债务负担加重,既影响了企业的理性决策,制约企业的长远发展,也导致公共利益损失。

第三,政府推进能力问题。地方政府在产业发展上承担着越来越多的工作,而产业发展的复杂性、不确定性高,受技术创新、市场变化的影响大,对市场快速反应、组织链内各方动态调整、调和合作纠纷等能力的要求很高,地方政府官员们不是企业家,却需要拥有企业家精神,对政府官员激励和约束机制的构建也是一个难点<sup>[8]</sup>。如何进一步激励各级各部门走出土地开发、土地财政的舒适区,投入产业链建设,如何提高企业家精神、把握产业链发展的未来,有必要增强政府作为的稳定性、匹配性和可持续性。

第四,推进方式方法问题。政府为了追求地方发展而单兵突击,忽略市场和社会资本的发育,就很难得到基于产业集群这一组织类型层面上特有的网络效应<sup>[7]</sup>,就有违产业链建设初衷,是传统经济工作方式的延伸。产业链本身具有一定的自组织功能,在企业家精神的作用下,是能够延链、补链的,企业家精神越强,这种自组织功能就越强。政府如何保护企业家精神,如何找准当地产业链的短板,运用更开放的理念、更有效的政策加以弥补,如何在物理上的产业链的基础上,建设生态上和文化上的链、圈、系统,如何从静态的“链条”向动态的“链接”发展,都是需要进一步加强的工作。这就要求地方政府打破路径依赖,注重相关治理体系和公共政策体系的构建,建立与世界经济规则兼容的现代化产业链治理模式。

## 四、结论与启示

进行产业链建设,在产业政策受到国内外前所未有的关注、改革呼声很高的背景下,不能沿袭传统的产业发展路径和方式,必须跟踪全球产业链演变趋势,树立现代治理思想,运用现代化理念和机制,既要积极主动作为,又要科学合理操作,确保产业链的稳定性和竞争力。

首先,加快形成全国统一的商品和要素市场。大市场是国家的竞争优势。面对承担较大发展压力的地方政府,企业特别是大企业在产业布局决策上更加主动,地方则被动一些,尤其在欠发达地区。制度和政策设计上,国家应警惕地区间恶性竞争与企业恶性趋利行为的扭曲性组合,防止企业在地区间候鸟式套利对产业升级造成负面影响。要规范地区政府对企业的让利行为,遏制企业寻租行为,避免不合理的公共利益漏损。

其次,以企业和企业家为主体,坚持政府引导和市场机制相结合。要发挥大企业的龙头作用和产业链构建的主体作用,与大型国际孵化公司、技术资本中介机构合作,支持园区企业化、专业化、市场化运作,激活产业链的自组织功能。地方各级政府要“以企业之心为心”,着力降低产业的链接成本,更多地补齐基础设施短板、优化营商环境上下功夫。

第三,聚焦重大领域的关键环节。抓产业链建设,政府不能全面开花,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研究的、关注的领域要宽广,但真正出手的领域和环节要少之又少,要从提高经济安全和竞争力的角度,瞄准事关国际国内双循环的重点领域、卡脖子的关键

---

环节,集中优势力量通过技术创新、科技金融等方式予以破解。地方政府要嵌入新型举国体制,聚集代表国家水平的创新资源,创建国家级发展平台。

最后,提高战略与制度、政策的协同性。总结优化湖南“链长制”责任体系,在协同上着力。加强要素市场建设,鼓励地方金融和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以省为单位进行农用地、建设用地平衡。推行产业链供地、供应链金融、靶向团队式引才、产业链协同科技研发。研究建立关键部件的国际、国内双回路政策体系。推进经济空间布局与人口空间布局的规划、政策协同,更加注重以都市圈、城市群为主体建设产业链,使发达地区在土地指标、资金、人才等发展政策上得到更多支持,欠发达地区在社会保障、公共服务上得到保障,发达地区、欠发达地区各得其所,避免地区间同质竞争给要素市场进而产业链布局发出错误信号,从而整体提升生产效率并维护社会公平。

#### 参考文献:

[1]中共湖南省委关于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湖南重要讲话精神奋力谱写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湖南新篇章的决定:2020年10月10日中国共产党湖南省第十一届委员会第十一次全体会议通过[N].湖南日报,2020-10-14.

[2]魏际刚.健全的产业链让中国经济变得强大[N].中国经济时报,2019-7-19(7).

[3]张燕生.全球产业链将走向碎片化[N].环球时报,2019-8-6(15).

[4]王一鸣.适应变革趋势,提升产业链水平[N].北京日报,2019-7-8.

[5]张伟,吴文元.产业链:一个文献综述[J].山东经济,2011(5):40.

[6]王缉慈.关于地方产业集群研究的几点建议[J].经济经纬,2004(2):55.

[7]沈群红,胡汉辉,封凯栋.从产业集聚到产业集群的演进及政府在产业集群发展中的作用:基于速度经济和管理能力有限性的视角[J].东南大学学报,2011(3):35.

[8]刘怀德,胡汉辉.合作、成员个数与企业集团的稳定性[J].管理世界,2002(4):93-99.

[9]加里·杰里菲,唐纳德·怀曼.制造奇迹:拉美与东亚工业化的道路[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106.